

吃苦當吃補 正確的人做正確的事

威邦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**徐明德**



畢業年限 / 科系：民國 64 年，機械工程
現職：威邦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

「當年我是非台北工專不讀的！」威邦工業董事長徐明德在談到台北工專四個字時，直接的反應就是「非它不可」。爲了這份「非它不可」的豪情，徐明德在南山高工畢業後，因晚服兵役若干年，又因只填一個志願，前後考了三次才如願以償。

爲何非它不可？徐明德表示，在民國五〇、六〇年代，台北工專四個字幾乎是就業的保證，所有家境較爲困難的孩子，爲了求取一技之長，都會選讀台北工專，「當時流行一句話：有煙囪的地方，就有台北工專的學生；台北工專的學生會讀書、肯上進，學校教的又扎實，就業市場上都搶著要，但是80~90%的學生不是來自富裕家庭。」當然，徐明德也是其中之一。

權貴子弟 卻有坎坷人生

徐明德的身世可用「坎坷」兩字形容，他來自權貴之家，卻因大陸淪陷，隨著軍閥父親逃難來台，身無長物的徐家，父親的投資及經營事業失敗，一時權貴卻以分崩離析、後母又離棄收場，父親在憂鬱重病摧殘下離世，初中未畢業，徐明德從此過著孤苦無依的漂泊人生，在親友與鄰舍的接濟中兜兜轉轉。

從楊梅中學初三開始，父親住院無人接濟，每天三餐不繼的孩子，到南山高工最大的盼望的就是能夠習得一技之長，靠著這份專才，畢業後找份工作，因爲有了工作就有了飯碗。

台北工專就是轉捩點。民國 61 年，徐明德進入台北工專三專部夜校，讀的正是當時最夯的機械工

從權貴弟子變成失怙孤兒，徐明德最大的盼望是能習得一技之長，而台北工專就是轉捩點。創業過程中，遭遇許多辛酸、挫折，但他堅持不向惡劣環境低頭，始終刻苦耐勞、高抗壓性，內心依然單純，永遠以「責任心、榮譽感」自勵。

程科。由於高工畢業後，徐明德就進入機械公司工作，每天在工廠與工廠間穿梭，晚上就睡在工廠裡，於是徐明德希望將來也朝機械方面發展，下了決心非台北工專不可。

「當時台北工專的分數在大專聯考中，比一般私立大學如逢甲、中原、輔仁都還要高，進入職場工作，台北工專畢業生的待遇與任派，比照大學生，可見台北工專受到社會重視的程度。」

責任心與榮譽感 通往成功的金律

但是台北工專的管教嚴格也是出了名的，徐明德說，學校從頭髮、服儀到座位安排，完全採軍事化管理。他還記得當時一位物理老師，教學認真但是非常嚴格，每學期必當20%的學生，結果徐明德第一學期就被當掉了。「雖然如此，直到今日，我仍非常贊成學校應該對學生所學負責，該『當』就要『當』，嚴格把關才能為社會造就人才。」

白天工作、晚上讀書，週末也要上課，課業多、學分多、實習也多，徐明德這位班上最老的學生，四年工專生活中（夜間部多一年）從未缺過一堂課，「其實不只是我，工專同學都很認真、樸實，校風也非常單純，無形中影響了我們進入就業市場後，不會被環境感染奢侈惡習，總是刻苦耐勞，並有強

大的抗壓性。」

畢業後，因緣際會下徐明德選擇自行創業，創業過程中，遭遇許多辛酸、挫折，但是徐明德堅持不向惡劣環境低頭，因為從前的人生已經為「坎坷」兩個字反覆預演多年了，反倒是他的內心從未因環境改變，依然單純，直到今天仍時常以高工教官的勸勉自勵：「責任心、榮譽感」。

「有這兩種特質的人，不用人告訴你該怎麼做，就會把事情做好。」雖然徐明德沒有完整的家庭教育，但是責任心與榮譽感，卻成為他做人做事的準則。他還記得十九歲剛進入工廠工作時，可以為工廠所需，要一批特殊吊車修護零件，懷抱著幾萬

元至全省軍工單位到處找，找了兩個月之久，每天晚上緊張到失眠，深怕有負重望。自行創業後，甚至在 RCA 及艾德蒙電子公司，

兩次為準時交貨，四天三夜未出工廠大門，日夜督工完成任務，贏得洋人客戶一致讚揚。那種強烈的責任感，驅使徐明德成為正確的人、做正確的事。

「在我的經驗裡，好高騖遠、眼高手低的人，即使是班上最出風頭的，出社會也不見得有好的發展；但是勤勤懇懇、腳踏實地做事的人，將來一定會有好的出路。」人生的道理很簡單，而那從困苦中走來的人，其實最能體會。



給學弟妹的良言：

要有責任心、榮譽感這兩種特質；

勤勤懇懇、腳踏實地做事的人及在專業知識的深入，

再加上現在是全球化時代，外語能力極其重要，

如能好好把握在校學習機會，

將來一定會有光明前程。